

话说

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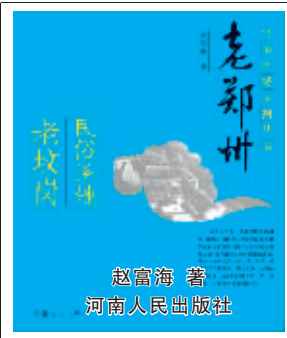
“骂大诨”为“曲艺圣地”锦上添花

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,郭稽东的“骂大诨”在老坟岗茶社说响;进入50年代,老郭除了与妻子杨继兰会说对口相声,也拉儿子郭海泉加入了“家庭相声”。自此,一提到老坟岗说相声的,老郑州人都会说,郭稽东父子俩说得不错。1952年,河南省内第一家全民性质的郑州曲艺团成立,郭海泉担任了副团长。

相声演员练功的段子也有绕口令之类,艺人练习喉、舌、齿、唇、鼻“五音”及齐、开、撮、合“四呼”和气息运用的主要基本功。如练吼音,要发音浑厚、首尾清晰,如:“山上有只虎,山下有只猴,虎撵猴,猴斗虎,虎撵不上猴,猴斗不过虎。”唇音的练习,如:“瓢半麦,磨瓢半面,包瓢半扁食,卖半瓢钱。”练舌音的,如:“杭州灵隐寺有一领细新席,细新席上躺着四千四百四十四四个死僧尸,若问死僧因何死,吹僧累死死僧尸”,“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,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”等。

拗口的是四、十、死、尸。“吃葡萄”是正反说。但这类绕口令毕竟是一种纯练嘴皮子的小段子,而相声《五红图》杂糅了说、学、逗、唱。这个段子历来是相声演员练基本功的。1960年前后,郑州市职工业余相声队在二七纪念馆,招收相声演员办讲座,用的就是张杰尧《五红图》段子。

《五红图》即以甲方引入世上万物离不开“金木水火土”设“包袱”,乙“打别”非不说“金木水火土”五个字而展开逗。甲一层层埋“包袱”,乙层层抖,最后是甲深埋,乙一次抖开,引人开怀大笑。



赵富海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老坟岗的“骂大诨”,为“曲艺圣地”锦上添花。在现在民主中路的空地上,清一色茶馆,是河南坠子的领地,周围八九个戏院是唱戏的把持,坠子也常常光顾,而相声却占有其他十几个席棚,与评书的八九个席棚平分秋色。郭稽东父子在光明胡同有专棚为大家“骂大诨”。

“骂大诨”,给前来老坟岗的平民百姓、军政要员、巨商大贾都带来乐趣。听上一段过过瘾,哈哈一笑,其乐无穷。因此,“骂大诨”也就有了一批追随“粉丝”。如今是老坟岗戏迷乐队负责人的杨双宪老人就是其中之一。杨双宪师傅,从小卖蒸馍,啥事都经过,吹拉弹唱样样都是行家里手,却几十年如一日钟情于相声。他说自己是相声的“铁杆粉丝”。

“骂大诨”,艺人们还将这门艺术扩展到郑州的城市空间,培育了一支庞大的职工相声队伍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是郑州曲艺演出的鼎盛时期。除省市说唱团坚持在城乡演出外,还有一支业余相声队伍——郑州市职工相声队,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和街头、公园,把欢歌笑语送给千家万户。

郑州市职工相声队成员30人,来自本市第一钢铁厂、油脂化学厂、第二砂轮厂、市人民银行等十几个单位。演员有李连生、肖遂成、李佑钧、王化民、乔斌、靳春林、张金林、王明真、杨明扬、徐宝群、刘建勋等。由文化馆艺术辅导员王文兴、张杰带队并担任报幕。该队除不定期送戏到市区有关单位慰问演出外,每逢周末晚上,便自动到市民公园湖滨茶社聚齐,为群众义演。

33

白领

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林青青和严立达相约在咖啡厅见面

朱西子叹口气:“好,不说了。咱们说说小想该怎么办。你还觉得他们不该离婚吗?难道你还希望小想维持这个婚姻?”

“我当然不想,我恨不得……”罗湛咬咬腮帮子,“我对严立达的气愤不亚于你,更甚!但是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。小想怀着孕啊。”朱西子不说话了,沉思冥想了一会儿:“那我也主张离婚。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欺骗。”“对,我也是。”罗湛赞同。

“很好,那咱们俩意见一致。”朱西子提议和小想严肃地谈一次。罗湛也赞同。那么是两个人一起谈还是一个人谈。商量的结果还是朱西子先和女儿谈,罗湛提了一个要求,希望她不要提桂雅丽。

“我告诉你,你完全是瞎担心,我从来不认为桂雅丽和小想有什么关系。”罗湛欲言又止,朱西子问他还有什么要求,罗湛说:“注意态度。”

严立达坐在咖啡厅角落的桌旁,低头沉思。一只手伸过来摸了摸他的头发,猛抬头,林青青已经站在面前。“你来了……”

“你叫我来我能不来吗。”林青青在他对面坐下,“你怎么没叫喝的呀,想喝什么?”说着抬手招呼服务生,吩咐道:“给这位先生一杯白兰地咖啡……”严立达不想喝,服务生迟疑地看看他们。林青青说:“那就两杯,我也要。”

服务生走开,林青青对严立达说:“你的精神太紧张,需要放松些。”严立达突兀地问:“青青,你为什么这么恨我?”林青青脸上笑盈盈的:“你胡说什么呀,我从来也不恨

你,你知道我爱你。”

“你到底想怎么样?”“我早就告诉过你,我就想和你在一起,和你好。”

严立达咬牙问:“那你为什么不离婚?”“我不离婚是因为你不离婚。我是为了成全你。”“你已经把我毁了。”“不会吧,你老婆的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,过不了多久你就要当爸爸了。”

“好,你既然这么说,那我就请求你,你能不能让我当这个爸爸。”严立达低声下气地说。“你这话说得真怪,你当不当爸爸和我有什么关系,又不是我怀着你的孩子。”

“可我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。”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“你见了罗想,你把一切都告诉她了……”“不,不是一切,只是一部分,一小部分。”

“青青,如果你真的爱过我,对我有过好感,我……”他停了一下,运了口气,“我希望你再去找罗想,和她谈谈。”

“哦,我明白了,你想让我和你一样去欺骗她,是吗?”林青青尖刻地问。严立达

的脸一阵红一阵白:“我知道你恨我,对,我是男人,不管怎么错都在我,你就原谅我,放了我吧。”林青青不吭声。“你有什么损失呢?我没有毁坏你的生活,没有影响你和你丈夫的关系,他什么也不知道呀。”

“可你呢,我是为了谁?我为你付出了感情!”“好,这笔账你要怎么算?”“严大哥,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”

严立达尽量缓和地说:“对,你说得对,咱们从小就认识,认识那么多年了,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友情的,咱们俩为什么不能做朋友,非要做仇人呢?”

33



万方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刑事

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胡建刚的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

“可你不该对我说,江士勇那里有关于你和他谈刘垵案审判的录音。”魏大若继续说着,“你确实跟江士勇说过,让刘垵死。可江士勇并没有把你们的谈话记录下来,他送往银行里的那支录音笔,上面只有流行歌曲,可你还是不放心,让银行内部的人把上面的声音全部消了……接下来呢,你又做了什么?这么多年,你确实收买了许多人,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,都有你织的一个巨大的腐败网络,你随时可以下指令,给我,给江士勇下手段,窃听、跟踪,最后还是想要在境外把江士勇给害死……这就把你的企图暴露得更清楚了,我确实不知道你下一步具体怎么走,可我猜测你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就甘心束手就擒,一直到你说自己有病,要住院,你觉得自己安排得很巧妙,其实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!胡书记啊,你聪明一世,糊涂一时了,雁打多了,反被雁啄了眼啊……”

胡建刚死一般地沉寂着。

“你拿来309万的贿赂款,觉得就能迷惑我,你又错了,在我的眼睛里,你要么从来没有接受过贿赂,要么就不仅仅是那309万。当你把309万的贿赂款拿来了,我就有理由相信你接受贿赂至少在2000万左右,因为4年前,就有人在我面前说过,有人为了摆平一件案子,一出手,就给市里某个在司法系统中说得着话的人送了500万。当时,我不相信,不相信什么呢?不相信你胡书记有这么大的胆子,吃这么大的贿赂。可案子我还是调出来看了,漏洞百出,本来可能被判死刑的罪犯,通过你的手,改变了起诉地点,转了三个地区,最后无罪释放,从了解了案件那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起,我就这么想过,我一定要给你胡建刚胡书记戴上手铐……”

胡建刚睁开眼,感叹了一声,“既生瑜,何生亮。”

“你不配说这句话。”魏大若嘲笑着胡建刚,“你向来都不是光明磊落的人,怎么配说这样的话呢?……不过,你有一点是说的真话,那就是你的交代材料中,所揭露的延江市这么多年来,市领导班子的大部分人,腐败了,并一一列出他们接受贿赂,以及让你办的违法事情的事实,这给我们惩治那些腐败分子,提供了捷径,我得谢谢你,你可,最初的动机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证据,而是为了报复,因为这么多年来,那么多人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看,而是把你当成一条可以使唤的狗……”

胡建刚的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光。

“既然你这么说,胡书记,我还得谢谢你提起的那支录音笔上的材料。”魏大若笑了起来,“你不是听了那支录

音笔上的内容之后,才觉得自己该离开这个国家?”

胡建刚没回答,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买。

胡建刚怎么也没有想到,江士勇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的那支录音笔,本来就是一支没有任何内容的录音笔。当他意识到那支笔是江士勇和魏大若早就投放的一个饵时,胡建刚这才觉得自己不该花那么多的精力放在那支录音笔上……按理说刘垵被抓之后,本来是明摆着要杀脑袋的,没想到最后出现了证据不足,必须释放,其中的缘由,胡建刚一直不明白,到了现在才略知端倪。

33

人物

传记

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郎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做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热切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母亲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

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,但职位降了一级,也没人再承认他,尊重他。在学校里,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对他们的藐视。那时学校正在挑选学生加入红卫兵,对和她同龄的少男少女来说,是个荣誉,被选上的会戴上一条特别的红袖标。因为姥爷,学校不准妈妈戴。但她是个好歌手,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,他们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。在演出期间,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,但演出一结束,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。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,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。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。

我问她:“妈,什么样的梦想呢?”

“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,梦想演戏。当我站在舞台上时,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。在舞台上,我所向无敌。”

母亲有想象力,也有才华。她能感受到歌词背后的故事,还能让那故事变得鲜活、有生命力。她能把自己变幻成不同的人物。她会忘却自我,完全沉浸在一出古装戏里,或是一首外国歌曲里,或是前人编排的舞蹈里。在舞台上,她感到了自由,因此她热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出人员。部队会录用演员和歌手为解放军队伍表演。在那时,军队最有实力,而能为将军们表演是最高尚的荣誉。母亲坚信她会被选上。她的老师们极力推荐她。她的同学也说,在学校里她无论演戏、舞蹈还是唱歌都是佼佼者。然而最终她还是没被选上。

母亲对我说:“你姥爷一家是地主,而在‘文革’期间,地主——即便是地主的孙女——也是不受信任的。我学没上完,梦想

也破灭了……”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姥爷,上山下乡,去了农场和乡下。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,但因为出身,政审没有通过,他的演员梦也无法实现。

我喜欢听母亲说话,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,她就会要我去练琴。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,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。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。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,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。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,我为她骄傲,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。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,而我相信她已经是艺术家了。我拼命练琴,直到征服我练习的音乐,就像她征服她的敌人。我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。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的配乐。

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,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最喜欢吃的东西: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白肉。父亲下班时间很晚,所以母亲

和我常常独自吃饭,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。

母亲告诉我,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,那时他们都24岁,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。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,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,在自动化研究所做话务员,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班。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。他拉二胡,中国最流行的传统乐器。在传统乐器里,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音乐学院都关门了,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,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,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,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。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。

2



郎朗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